

“姐妹”兄弟

THE SISTERS THE BROTHERS A NOVEL BY PATRICK DE WITT



[美] 帕特里克·德威特◎著

李 娟◎译

“姐妹”兄弟

THE SISTERS THE BROTHERS A NOVEL BY PATRICK DE WITT



版权登记号：01-2011-6097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“姐妹”兄弟 / (美) 德威特著; 李娟译. 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12.1
ISBN 978-7-5143-0490-9

I. ①姐… II. ①德… 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278956号

Copyright © 2011 by Patrick deWitt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作 者 (美) 帕特里克·德威特
译 者 李 娟
责任编辑 张桂玲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邮政编码 100011
电 话 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
电子邮箱 xiandai@cnpitc.com.cn
印 刷 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
印 张 14.25
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0490-9
定 价 28.00元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；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俄勒冈，1851

>•>•>

献给我的母亲

第一章 马带来的烦恼

1

我坐在司令官的公馆外，等我哥哥查理出来告诉我新任务的消息。天眼看就要下雪了，冷飕飕的，我闲着无聊想找点儿事情来做，于是开始研究起查理的新马“小机灵”。我的新马叫“塔布”。我们都不赞成给马取名字，但它们是上次顺利完成任务获得的回报之一，连同名字一起，原封不动地交给了我们，情况就是这样。我们之前的无名马在执行任务中壮烈牺牲了，因此这两匹马正好填补了它们的空缺，但我以为他们大可以给我们钱，让我们挑选自己喜欢的、没有历史、没有习惯、没有取好名字的马。我非常喜欢我之前的坐骑，我最近睡觉时梦到它的死，梦中出现了它的种种模样，它踢踏的脚、它烧伤的腿、它暴突的血红眼球。它跑起来像一阵风，能日行六十英里，我抚摸它，帮它洗刷身子，除此外，我从不碰它。我尽量杜绝自己去想它在那个牲口棚里被活活烧死的惨景，但如果它在我的梦中不请自来，我又如何能将它拒之门外呢？“塔布”是匹健壮的马，但它更适合给其他人当坐骑，不那么有野心的主人。它粗壮、矮小，一天跑不了五十英里。我经常无奈地抽它，有些男人不在乎做这种事，还有些实际上喜欢这么做，但我不同，今后“塔布”会认定我是个冷酷无情的人，在心里哀叹，悲惨人生啊，悲惨人生！

我感到有人在盯着我看，于是将视线从“小机灵”身上挪开。查理

“姐妹”兄弟

正从楼上窗口往下张望，他向我竖起五根手指。我没有理他，于是他把脸扭曲成种种怪相逗我笑；看到我始终面无表情，他的脸拉长了，往后退，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。我知道他一直在看我打量他的马。昨儿早上，我提议把“塔布”卖掉，然后一人出一半的钱去重新买一匹，起初他满口答应，说这很公平，但后来在吃午餐时，他变卦了。他提议将这件事推迟到我们完成新任务之后，这毫无意义，因为“塔布”会在我们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拖我们的后腿，这才是症结所在，既然如此，那事先把它换掉岂不是上策？查理的胡子上沾着一溜儿食物油渍。他无动于衷地说：“等任务完成后更好，伊莱。”他对“小机灵”并无怨言，他这匹马和他先前那匹无名马不相上下，甚至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当时我因执行任务伤了一条腿，正躺在床上养病，他趁机在两匹马中做了优先选择。我不喜欢“塔布”，但我的哥哥很满意“小机灵”。这就是马给我们带来的烦恼。

2

查理跨上“小机灵”，我们策马奔腾，朝“猪国王”餐馆疾驰而去。离我们上次到俄勒冈不足两个月，我就发现大街上新开了五家店，每一家都生意兴隆。“这里人脑子很活啊。”我对查理说，他没有反应。我们在“猪国王”餐馆靠后的一张餐桌旁坐下，店里的小二给我们送来了我们惯常喝的酒和两个酒杯。我们素来喜欢自斟自饮，但这次查理给我斟了一杯，我自觉情势不妙，于是做好了听坏消息的准备。果不其然，他说：“这次任务我是头儿，伊莱。”

“这是谁说的？”

“司令官。”

我喝掉了自己那杯白兰地，“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就是说我负责。”

“那钱怎么说？”

“我那份更多。”

“我是说我那份，还是之前那个数吗？”

“比以前少。”

“我看不出这么做有什么意义。”

“司令官说如果上次任务有个负责人就不会出现那些问题。”

“一派胡言。”

“嗯，我觉得他说得有理。”

他又给我倒了一杯，我一饮而尽。我说：“他想花钱雇个负责人，我没意见。但不该克扣底下人的钱。为了给他卖命，我的腿被捅了个窟窿，马也被烧死了。”我这话不仅是说给自己听，也是说给查理听。

“我的马也烧死了。他不是给我们买了新的吗？”

“这是个亏本生意。别再给我倒了，我自己有手。”我把酒瓶拿开，问他任务的详细情况。“我们将要去加利福尼亚找一个名叫赫尔曼·克米特·沃姆的矿场主，把他干掉。”查理边说边从他的夹克口袋里掏出一封信，是司令官的探子寄来的，那人是个花花公子，名叫亨利·莫里斯，他经常比我们先行一步去打探消息：已经观察沃姆多日，掌握了他的如下习惯和个性。实际上此人处于隐居状态，大部分时间都泡在旧金山的酒吧里，研究科学和机械方面的书籍，在页边空白处画图。他像学生一样，用皮带捆着大部头书拖来拖去，因此招来了不少人笑话。加之他五短身材，让人更觉滑稽，但是注意了，他不喜欢人家拿他的身高开玩笑。我亲眼目睹他为此和人动手过好几次，尽管每次都是他输，但我认为没有哪个对手想和他再来一次。他是打不败的。他秃头，留着红胡子，细长胳膊，腆着个孕妇似的大肚子。他不经常洗澡，倒地就是床——牲口棚、门道，万不得已时，当街也能睡。此人不开口则已，一张嘴便

“姐妹兄弟”

凶神恶煞的口吻，令人生厌。他随身携带一把龙骑兵手枪，他把它别在腰带里。他不经常喝酒，但一旦拿起酒瓶，就会灌得酩酊大醉。他用砂金买威士忌，他把砂金放在一个皮袋里，袋子用一条长绳吊着，把它藏在他层层叠叠的衣服褶皱里。自从我到这里来后他就没有离开过一次，我不知道他是否有回他位于萨克拉门托以西十英里的采矿地（随附地图）的打算。昨天在一家酒吧里，他向我要一根火柴，他跟我说话时很客气，直接叫我的名字。我不知道是怎么被他发现的，他好像没注意到我在跟踪他。我问他他是怎么知道我的身份的，他开始破口大骂，我赶紧溜之大吉了。尽管有人说他聪明绝顶，但我对他无甚好感。但我不得不承认，他非池中物，这也许是我能给予他的最高褒奖了。

在沃姆的采矿地地图旁，莫里斯给这个人画了一幅蹩脚的肖像；但就算他本人站在我身边，我也认不出他来，画得实在不敢恭维。我向查理直接点出了这点，而他的回答是：“莫里斯正在旧金山的一家旅店等我们。到时候他会亲自把沃姆指给我们看，我们得上路了。我听说那是杀人越货的绝佳之地。那里的人不是忙着焚城，就是无休止地重建，因此给了我们可乘之机。”

“莫里斯干吗不直接干掉他？”

“你总是问这个傻问题，而我总是备好了答案：因为那不是他的任务，而是我们的。”

“这够蠢的。司令官扣了我的工资，却付钱给那个大嘴巴，让他向沃姆泄密，让他知道他正遭人监视。”

“你说莫里斯是大嘴巴太过分了，兄弟。这是他第一次栽跟头，而且他已经坦白承认了自己的过错。我想他的功远大于过。”

“那个男人既然会在大街上睡觉，那他干吗不趁他睡死时一枪结果了他？”

“别忘了莫里斯不是杀手。”

“那干吗还要派他来？司令官干吗不提前一个月派我们过来？”

“一个月前我们还在执行另一项任务。司令官有很多利益纠葛和需要关心的事，但总得逐个解决。仓促的生意只能是糟糕的生意，这话是他本人说的。你不得不佩服他在这点上的远见卓识。”

听他饱含深情地引用司令官的话令我作呕。我说：“我们要走好几个星期才能到达加利福尼亚。如果不必要，我们何必白跑一趟？”

“这趟我们非跑不可。这是我们的任务。”

“如果沃姆不在那里怎么办？”

“他会在的。”

“我是说如果？”

“该死的，我保准他会在。”

该付钱了，我指向查理，“头儿请客。”我们一贯各付各的，因此他不喜欢我敲诈他。我哥哥素来小气，这点遗传自我爸。

“仅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”他说。

“头儿拿大份酬劳。”

“你素来不喜欢司令官。而他对你也是如此。”

“我将会越来越不喜欢这个人。”我说。

“如果这成为了你无法忍受的负担，你大可以告诉他。”

“如果我的负担变得无法忍受，你会知道的，查理。你会知道，他也会知道。”

我们很有可能会这么吵个没完，但我丢下我哥哥，出了酒吧，穿过马路，回了我的旅馆房间。我素来不喜欢与人争吵，尤其是和查理，他一旦吵起架来便极其刻薄。那天晚上早些时候，我听到他在路上和一群男人说着什么，我侧耳倾听，确保他没有危险，而实际上他没事。那些男人问他叫什么，他告诉了他们，然后他们就走了，把他独自留在原地。而我正打算去助他一臂之力，事实上我正在手忙脚乱地穿靴子。这时，

“姐妹”兄弟

我听到楼梯上响起了查理的脚步声，他上楼来了，于是我赶紧跳上床，假装睡死了。他把头探进来，叫我的名字，我没有应答。于是他关上门，回了自己房间。我躺在黑暗里，想到家人的艰难处境，想到一个家族怎么能演绎出那么疯狂、那么畸形的故事。

3

到了第二天早上，天淅淅沥沥下起了雨，一直下个不停，冰冷的雨滴将马路炖成一锅泥汤。查理因为喝多了白兰地闹肚子，我去药店给他拿止吐药。他们给我开了些无味的蓝色粉末，像罗宾鸟蛋的颜色，我把它掺进了他早上喝的咖啡里。我不知道这酊剂里含有什么成分，只知道他喝了药就下了床，跳上了“小机灵”。这药还真神了，能让他瞬间变得手脚麻利，让他都忘记了闹肚子这回事。我们在距离小镇二十英里的一块森林空地上停下休息，去年夏天，森林这处地方遭受雷击，被烧了个精光。我们吃完了午餐，正准备继续上路，这时我们发现我们南边一百码的地方有个男人正牵着一匹马走来。如果他是骑着马，我想我们不会议论他，但怪就怪在他牵着马。“要不你去看看他在做啥？”查理说。

“头儿直接下达指示了。”我戏谑地说。他没有搭腔，我想这笑话挺冷。我决定以后再也不说这种酸溜溜的话了。我骑着孬马“塔布”前去会那个人。当我转过身时才发现他正在悲伤地落泪，我纵身下马去看他。我个子高，块儿头大，天生一副凶相，那男人一见我，脸露惊色；为了消除他的担忧，我好言道：“我不会伤你的。我哥哥和我正在吃午餐。我准备得太多了，就过来问问你饿不饿。”

男人用手掌擦干了脸上的泪水，大口吸着气，浑身抖得像筛糠似的。他想回答我，至少他张了张嘴，但什么也没说，也没有声音从他喉咙里冒出来，他心烦意乱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

我说：“我看得出你很悲痛，也许你想继续一个人赶路。抱歉打扰你了，我希望前面有好运等着你。”我重新跨上“塔布”往营地奔去，才走到半途就发现查理站在那里，端着枪瞄准我的方向。我一转身，发现那个哭鼻子的男人正骑马飞快地朝我奔来；他貌似没有要伤害我的意思，于是我对查理做了个手势，让他把枪放下。现在那个哭哭啼啼的男人和我并肩而行，他对我喊道：“我打算接受你的邀请。”当我们回到营地时，查理控制住了男人的马，对他说：“你不能那样子追人。我还以为你在追我弟弟，我差点儿朝你开了一枪。”哭泣的男人做了个不以为然的手势，根本没把我哥哥的话当回事。这让查理颇感意外，他看着我问道：“此人是谁？”

“他好像遭遇了什么烦心事。我邀请他吃盘东西。”

“只剩下饼干了。”

“那我再去做点。”

“不行。”查理上下打量着这名啼哭的男子，“伤心的人不是他吗？”

哭鼻子的男人清了清喉咙，突然开口了：“当一个人是空气一样谈论他是没有教养的行为。”

查理不知道该笑还是该把他打趴下。他对我说：“他不是疯了吧？”

“请你说话注意点。”

我对这位陌生人说：“我哥哥今天感觉不太好。”

“我很好。”查理说。

“他的宽容是有限度的。”我说。

“他貌似生病了。”男子说。

“我说我很好，该死的。”

“他有点儿不舒服。”我说。我看出查理的耐心已经到达了极限。我拿出一些饼干放在哭泣的男人手中。他盯着它们看了很长时间，然后又开始痛哭起来。他不停地咳嗽、吸气、发抖，样子实在可怜。我对查理说：

“姐妹”兄弟

“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就是这副模样。”

“他怎么了？”

“他没说。”

我问那个哭泣的男人，“先生，你这是怎么了？”

“他们走了！”他喊道，“他们全都走了！”

“谁走了？”查理好奇地问。

“他们全都抛弃了我！我要是也和他们一块儿走了该有多好！我想和他们一块儿去！”他丢掉饼干，牵着马走了。他每走十步就回头呻吟一声。一连三次，我哥哥和我转身去清理我们的营地。

“想不出那人遭遇了什么不幸。”查理说。

“可能是伤心过度得了失心疯。”

等到我们骑上马时，那个哭泣的男人早已无影无踪，而他究竟为什么伤心流泪将永远是个谜了。

4

我们骑着马往前走，一路上各怀心事，默默无言。查理和我之间有一项没挑明的共识，饭后不骑快马。做我们这一行的，日日都在颠沛流离，因此当这些小小的享受到来时，我们就尽情享用；我发现这些小舒适累加在一起也相当可观，足以支撑我们继续下去。

“这位赫尔曼·沃姆究竟犯了什么十恶不赦的罪行？”我问道。

“他拿走了一些属于司令官的东西。”

“他拿走了什么？”

“谜底即将揭晓。我们只要杀了他就行了。”他一马当先，我紧随其后。这件事憋在我心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早在上次工作之前我就想说。

“你难道就从来没觉得这件事很蹊跷，查理？这些人怎么会傻到去

偷司令官的东西？他这个人有多恐怖你不是不知道。”

“司令官有钱。要不当小偷干什么？”

“他们是怎么偷到他的钱的？我们都知道司令官行事谨慎。这些千奇百怪的人是怎么接近他的钱财的。”

“他的生意网遍布世界各地。一个人没法同时身处两个地方，更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一百个地方。他沦为受害者完全合情合理。”

“受害者！”我气愤地喊道。

“那你想把一个被迫雇我们这样的杀手来保护自己财产的人称作什么？”

“受害者！”我委实觉得好笑。为了对可怜的司令官表达敬意，我唱起了一首伤感的小曲儿：“当消息从城里传来，他躲在花面纱后掉眼泪。”

“噢，好吧。”

“有人看见他的女人在乡下凉棚旁，躺在一个身着金绒毛的男人怀里。”

“你就是不服气我当头儿。”

“他被她的笑迷惑了，信以为她冰清玉洁，现在他自食苦果。”

“就这件事我再没什么好对你说的了。”

“他的女人堕落了，她的高尚，她无尽的爱已荡然无存。”

查理忍不住笑了，“那是什么鬼歌？”

“从某处听来的。”

“很忧伤。”

“大凡好听的歌都很忧伤。”

“妈妈过去老这么说。”

我顿了顿，“歌虽伤感，却不会让我伤心。”

“你在许多方面都像妈。”他点点头。

“你不像。你也不像爸。”

“姐妹”兄弟

“我谁都不像。”

他虽说得若无其事，但我知道每当他说这种话时就表示他不想在这个话题上再作纠缠，他想就此打住。他加速朝前奔去，我没有去追他。我望着他的背，他知道我的目光落在他背上。他用鞋跟踢了踢“小机灵”的肋骨，他们如疾风般飞去，我被远远地落在了后面。此刻，我们不过是用我们特有的方式，特有的节奏前进，但我感觉是在追他。

5

时值昼短夜长的暮冬，我们在一个干沟壑里扎营过夜。系列探险小说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幕：两个可怕的骑手围坐在篝火前，讲低级下流的故事，高唱令人惆怅的死亡和艳遇。但我想告诉你真相，骑了一整天的马，我最想的莫过于躺下来美美睡一觉，而我也正是这么做的，我甚至连顿饭样的饭都没吃就躺下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我穿上靴子，感到左脚的一根长脚趾椎心地刺痛。我慌忙把靴子倒过来，拍了拍靴跟，以为会掉出一个荨麻，结果，一只肥大的、毛茸茸的蜘蛛啪的一声掉在地上，八只脚在冰冷的空气中徒劳地划动。我的脉搏急速跳动起来，顿时胆怯了，因为我很怕蜘蛛和蛇这类的爬行动物，而查理深知我的死穴，赶忙过来帮我，他用刀子挑起那只畜生，用力甩进了火里。我看着那只蜘蛛在烈焰中慢慢卷起身子、一点点死去、散发出纸团一样的气味，看它烈火焚身让我很解气。

现在一阵微痛像雾气一样爬上了我的胫骨，我说：“哥，那小东西很厉害。”一股热浪席卷了我全身，我不得不躺下。查理看到我脸色苍白变得忧心忡忡；很快我就发现我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这时他拨旺火，骑马去最近的镇上找医生去了，医生是被他强行挟持来的，至少是不太情愿，因为我虽烧得迷迷糊糊，但还记得每当查理走出视线之外时他就不

停地诅咒。他给我开了一种药或抗蛇毒素，服下后，药里不知有什么成分让我感到飘飘欲仙、昏昏欲睡。我脑中只有一个念头：没有什么恩怨是不可原谅的，我还想抽烟。我很快便陷入昏睡，睡得昏天黑地，日落日升，我全然不知，我就这样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。我醒来时，查理还在火边，他面露微笑地朝我望来。

“刚才梦到什么了，还想得起来吗？”他问。

“只记得自己被软禁了。”我说。

“你不停地说，‘我在帐篷里！我在帐篷里！’”

“我不记得了。”

“我在帐篷里！”

“扶我站起来。”

他搀扶着我，我迈着两条麻木的腿绕着营地转了一会儿。我感到有点儿恶心，但还是吃了一大份火腿、咖啡、饼干，我强行将这些食物往下压，总算没有吐出来。我觉得自己好得差不多，可以动身了，我们轻松地骑了四五个小时的马，然后又歇下了。查理老问我感觉如何，我很想满足他，但事实上我自己也不清楚。不知道是因为蜘蛛传给我的毒，还是那位被挟持来的医生给我开的抗蛇毒素，我有点儿魂不附体的感觉。我发了一晚上的高烧，迷迷糊糊中不时惊跳，到了早上，当我转身去回复查理的问候时，他看了我一眼，吓得大叫了一声。我茫然地问他怎么了，他拿来一块马口铁给我当镜子。

“那是什么玩意儿？”我问。

“那是你的脑袋瓜儿，老弟。”他踮着脚后跟，身子往后倾，吹了声口哨。

我左边脸肿得变了形，从我的脑门儿一直肿到脖子上，在肩膀上逐渐变小。我的眼睛肿得只剩下了一条细缝，查理恢复了幽默，说我看起来像半条狗，他扔过来一根棍子看我能不能追上。我探寻肿痛的源头，

“姐妹”兄弟

发现是在牙齿和牙龈上；我用一根手指敲了敲下排左边的牙齿，阵痛自上而下、然后自下而上流遍全身。

“肯定有一加仑的血在你脑袋里流窜。”查理说。

“你从哪里找来的医生？我们得再去找他帮我开刀。”

查理摇了摇头，“最好别再找他了。跟他结账的时候发生了一段不愉快的小插曲。他肯定很高兴再次见到我，这是真的，但我想他是不会再热心帮我们了。他提到往南几英里还有个营地，我们只能去那里碰碰运气，这是上策，就不知道你能不能赶到那里。”

“我想我没得选。”

“人这辈子要遭受许多艰难困苦，兄弟，我不认为你有得选。”

此处是森林里的一条下坡路，地形简单，泥面结实，山坡平缓，但我们走得很慢。“塔布”不小心踏错了一步，我的嘴巴猛地磕上了马背，我觉得像经历了什么小趣事似的，居然奇怪地感到开心。我一边痛得杀猪似的直叫唤，一边又因为此事荒唐而哈哈大笑。我把一卷烟咬在上下唇之间当垫子。如此一来，弄得我满嘴的褐色唾沫，却不能一吐为快。因为痛得实在厉害，我只得把身子往前探，让口水从嘴里滴下来，口水滴滴答答落到“塔布”的脖子上。我们经过一阵漫天飞雪，冰冷的雪花落在我脸上，我感到很舒服。查理抱着我，我歪着脑袋。他左看右看，“你看背后都没问题，”他说，“你连头皮都肿了。头发也肿了。”我们飞快地穿过那位我们没有付钱的医生所在的小镇，又骑了几英里才找到下一个营地，这地方没有名字，不到一百人。但是好运光顾了我们，我们凑巧看到一个名叫沃茨的牙科医生在店外抽烟斗。我朝他走去，他微笑着说：“每当看到有人的脸扭曲变形，我就开心得不得了，别怪我，怪就怪我的职业病。”他把我领进了他简陋的小工作室里，让我坐在一张软垫皮椅上。椅子是崭新的，我坐上去时，椅子吱嘎作响。他端来一盘锃亮的工具，然后开始询问我的牙病史，我说未曾有过。不管怎么说，我感